



鐘廬怪人

費俄著 痘夫譯

劇 歌 俄 輯

人 怪 麽 鐘

譯 夫 病 亞 東

Victor Hugo

LA ESMERALDA

Llibretto

Traduit Por M.P. Tseng

1 9 2 8

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付印

(鐘塵怪人) 實價大洋五角

版 權
所 有

真 美 善 書 店 發 行
上 海 楠 盤 街 五 二 五 號

電 話 中 央 六 四 一 八 號

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一一一五〇〇

國 九 印 書 局 承 印
上 海 新 大 沽 路 六 七 一 號
電 話 四 三 七 四 三 戰

囂俄自述

囂俄造作了鐘樓怪人那篇大文章的結果倒引起了許多音樂家的要求：就中有箇著名的音樂家梅燕佩先生請他把小說改編歌劇，囂俄始終沒有答應，直到白爾登替他的女兒懇切的請求，囂俄纔動了這箇意思，並且在著筆之先聲明是爲了交誼做的，不是爲了利益。

歌劇做完成了，曾經試唱過一次。那天囂俄開了一箇夜會，請了竇拉克魯，洛西尼，裴黎奧，項都尼，白爾登和他的夫人女公子等等。那女公子的歌喉嘹亮，很受大家的賞嘆，——洛西尼嗓音本來好，也狠高興唱，但是那天人家請他唱，他倒辭了。白爾登夫妻倆一再催逼，在座的許多夫人姑娘們差不多要跪在他的腳邊，他說：「自己嗓子啞，今天恐怕唱不

好。」嘴裏雖這麼，一轉身已到了前室響遏行雲的唱起來了。

這本歌劇的試演，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的夏天，那時囂俄正在勃蘭西尼省游歷，並沒到場，等到回來，大不滿意。他們的台場忒嫌簡陋，佈景和服裝既不富麗，又不雅緻；奇蹟院的櫺樓倒代表了劇場的性質了，貴紳帶了窮漢氣，市民變了流氓了。而且囂俄曾經貢獻他們一箇極有關係的佈景，就是卡西穆陶上刑架去搶史曼拉丹的時候，要叫他一層一層的上升，要顯出卡西穆陶慢慢的昇高，禮拜寺慢慢的下降。這箇佈景在他不在的時間，人家早已聲明做不到，在歌劇裏尤其不可能，囂俄也無可如何，只得罷了。

扮這歌劇的藝員都是當時著名的歌人。就是諾黎德先生妻法塞馬索和法庚姑娘第一次的出幕，很受看客的拍掌，不想出幕得不多幾天，就遇著却爾斯第十的國喪，絢爛頓變成慘澹了。

鐘樓怪人小說的創造是因悲慘 *Anankè* 一箇字起的，這歌劇的創造是把命運 *Fataintè* 一箇字結的。因為這歌劇先受了命運的壓迫，不但帶累了鐘樓怪人的宗旨，作歌人囂張的生活，還牽連到唱歌的藝員法庚姑娘壞了嗓音，諾黎德先生自殺在意大利，——一箇船叫做靄史曼拉丹剛剛下水開行渡過英吉利的海峽，把『身體』『資產』都翻沉了，——奧倫公爵對這鐘樓怪人歌劇有一句有價值的批評道：『一箇瞎子想跑，撞著狂奔的馬，免不了頭破血出的禍。』

這本歌劇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皇家文學院的音樂劇場開演。劇場督理是威龍先生。

人物與藝員的分配：

譯史曼拉丹，法庚姑娘。

傅弼，諾黎德先生。

佛魯洛，婁法塞先生。

卡西穆陶，馬索。

百合花，若威雷克姑娘。

亞羅意史太太，毛黎谷賽倫。

諦霞姑娘，

勞蘭德。

斐朗善姑娘，

羅倫德。

奚福子爵，

狄倫先生。

郗佛鸞，

浦雷孚士德。

穆雷，

賽丹。

葛老蓬，

華丹爾。

傳呼人，

亨斯。

第一折

佈景

一箇巴黎古時的靈蹟院。（法文 La Cour des Miracles 是二十世紀時候一箇藏垢納污的地場，在巴黎的中心，那區域很廣，彷彿像一箇小島似的，都是流氓乞丐的巢穴，聚集久了也成了一種團體。夜中常常扮著種種假面出來擾人，日裏就哀哀求乞，這種行為團中人叫做自由靈蹟，因而就叫那地方叫靈蹟院了。到十七世紀，方被警察掃除，現在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那時正在夜晚，有一羣流氓歌舞得狼熱鬧，男女

乞丐來來往往。一箇叫做黑王的，方坐在大木桶上。火把和燭光照得很亮，在黑影裏頭，却隱隱望見一圈可厭的破屋。

第一幕

登場人物：

佛魯洛，

葛老蓬，

露史曼拉丹，

卡西穆陶；

流氓。

〔會唱〕 萬歲，黑王葛老蓬；

萬歲，巴黎的流丐！

我們的好運在黑夜中，
是貓兒都閉了醉眼；

唱箇歌兒問問你教皇宮，

為什麼一樣的皮兒戴，

偏我們四月裏雨淋六月太陽烘？

這還不是你的罪案？

我們只靠著鼻兒會嗅風，

分得出是主顧客人背上的錢袋

還是仇家弓隊手裏的刀鋒？

笑你們抱著聖經當不了飯，

你看明月裏跳舞得濃，

討天神來喝一聽采。

萬歲，黑王葛老蓬！

萬歲，巴黎的流丐！

佛魯洛一箇人躲在劇場暗角裏一根柱子背後，身上裹著一件大外套，把牧師的衣服遮蓋了，在那裏自言自語：

〔佛〕 聽著亂糟糟一派歌聲，

誰知道有人在這邊嘆氣？

我苦呀！咳，再不想有一絲溫暖的火星

在我這死過的火山頭飛起！

〔葛史曼拉丹且舞且徐行上。〕

〔流氓會唱〕 在那邊，在那邊就是她叫葛史曼拉丹。

佛魯洛做愁苦的樣子。

〔佛背語〕就是她，是就是她來了。

命運，你叫我好難擔，

為什麼你付了她花容月貌，

我祇落得一輩子的愁煩？

鐵史曼拉丹走到劇場中，那些流氓就把她團團圍住，打了一箇人圈子，人人目瞪口呆，在那裏贊賞她的美麗。鐵史曼拉丹且舞且歌：

〔靄〕我是箇孤女兒，

世上沒人苦過我，

每日裏彎著腰兒像柳枝。

謝謝你們拋給我花朵，

祇道我快活得發癡，

可憐長嘆在沒人時！

只看我臉上的酒窩兒，
你數一數嵌著淚珠多少顆？

沒收管的癡女

跳舞在溝水邊，

聽他歌聲吞吐，

像好鳥鬧花間。

我就是箇小白鵠，

風打了飛不得，

墳兒的一片黑

遮著搖籃見不了天。

〔流氓會唱〕 跳舞的小女，

你送我們蜜樣的溫柔，
把我們家當你家裏住。

來，我們大夥兒出風頭！

好比小小的飛燕

混在鵠鷗裏面，

向大海汪洋抄一遍，

惡浪捲浮鷗。

可憐這小女，

原是不幸的姑娘，

當著她眼光照處，

倒教人忘了悲傷。

她唱著歌兒來和我們的調，
遠遠的聲兒俏，

好像蜜蜂兒顫聲求告，
向花心討一點兒仙漿。

跳舞的小女，

你送我們蜜樣的溫柔，
把我們家當你家裏住。
來我們大夥兒出風頭！

佛督洛獨語：

誰和小女言語，
牧師便和你尋仇。

佛魯洛走近蠻史曼拉丹，蠻史曼拉丹臉上現出恐怖的樣子。那時恰好癡教皇的巡行會上來了，許多人成羣結黨，有拿火把的，有提提燈的，還有吹打著音樂的。在這會裏頭有幾個人抬了一座轎轎，面前擺上燭臺，轎當中坐着一個身穿長法衣，頭戴教皇冕的，這人叫做卡西穆陶。

〔會唱〕 敬禮，做我們公證的僧侶，
貝殼樣的冕兒，耍猴般的衣裳，
大家敬禮，不要擋了他來路，
來路上癡的教皇。

佛魯洛望見了卡西穆陶，忽然大怒的跳到他身邊。

〔佛〕 卡西穆陶你扮了什麼腳兒，
悔聖慢神到這田地？